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官懋弼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六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

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

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絶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

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禄大夫改

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黄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禄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

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静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黄門侍郎出為荆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兖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

杖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為黄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
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
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
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
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
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
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
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

紫宫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覬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

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黄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

規獻彌縫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糜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

意義髙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長安河閒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
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
率胥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胥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
洛約與顒分陜為伯播胥素為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懷
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
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
猶豫不決方惡播胥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

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脩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黄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已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脩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宫執播等於帝側帝

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胥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胥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胥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胥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胥

從監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胄不受胄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胄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叅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叅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為叅

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説顒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内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為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

玄之及商為名又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為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内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

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内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龎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凖家僮亦暴横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

冐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毋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

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沉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沉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决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

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

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

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

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

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

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

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

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舍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舍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内寵疾舍不事已遂奏舍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舍中丞傅咸上表理舍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舍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别駕太保衛瓘辟舍為掾每語臣曰

李世客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畢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

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
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
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
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舍應為喪
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
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
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舍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
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

古繩今閽世有貶何但李舍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舍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舍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舍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舍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舍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舍是貶舍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舍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

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舍之固讓乃在王未甍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舍己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舍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舍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舍遂被貶退割

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禄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
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
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
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為征西
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為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
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
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
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

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凡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開於齊齊必誅長沙
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為都督
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
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幷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
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韻猶各守藩志望未允
顒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
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

心脅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

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

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已苗
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已願已願等奔方
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
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
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
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
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
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

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帴方奉帝至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

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顒叅軍畢垣河間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主君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

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𢕟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薦臻實始藩翰解紊等以干時之

用慮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叅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叅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
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
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
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見殺唯顗述走
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
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
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

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

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

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簒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凉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

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肹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

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厷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娆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縏存徵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
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
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廻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
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
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綏璆肃綝皆舉
秀才肃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凡讎
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
為黄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
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
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
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
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
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

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令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

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
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
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
侵逼王城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
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户拜夫人荀
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
入關芟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
伏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

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稆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

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飢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

曜綝潛留敵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歳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

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疋勇畧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横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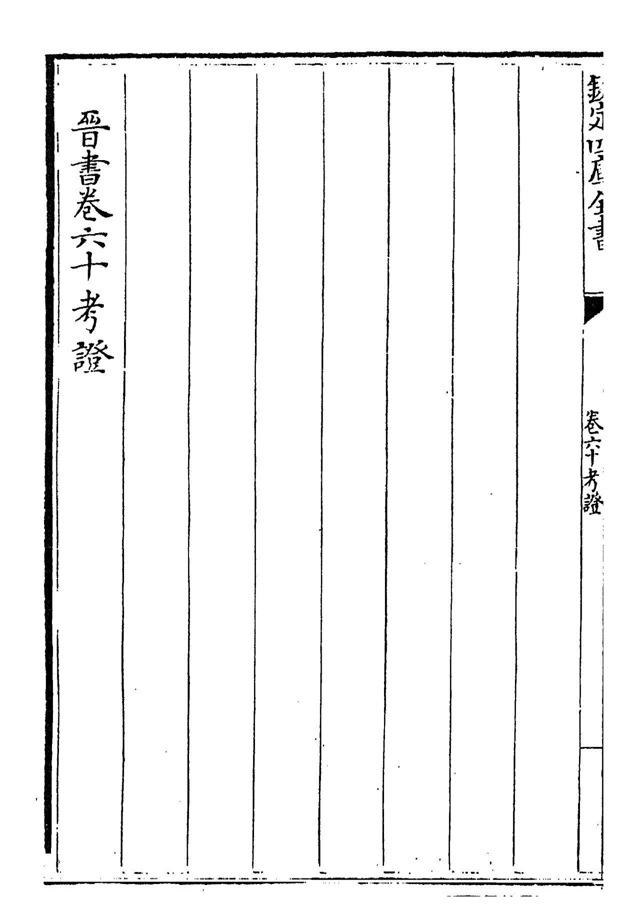
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
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
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
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
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綝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
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叅謀憑凶亂政為惡不
已並罹非命解繆忠爾無閒餘慶愍皇纂我寔賴羣公

鼎圖福始緜遂凶終

晉書卷六十

晉書卷六十考證

解系傳濟南著人也○本書地理志濟南所統縣五並無著縣而宋書濟南郡下則別有廣城東平陵等縣著為其一凡本書所屬濟南郡者皆屬北海郡前已詳辨之今觀此云濟南著人益信本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考證

晉書卷六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

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随王渾伐吴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於横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别駕何惲説浚曰張悌率精鋭之卒悉吴國之衆殄滅於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吴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

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陥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

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竝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

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

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相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

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
閻因時之望收攬英竒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
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
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
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
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
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
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

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嵎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

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

遇禍意恆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七兄顗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啟以叅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竝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

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頼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竝侍御座壼云事了當論顗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況顗忠以衛

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
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惡
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
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
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
光禄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
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

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盻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已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已為張方所敗

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

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

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廵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苟晞不恊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

敗頎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毁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

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

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界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静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為司隷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頴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

至頓兵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栅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鄆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户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

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

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
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
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
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
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
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
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
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忝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衞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懐諸軍與羯大戰皆

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慁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奬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瑯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

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鋭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已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允黄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

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宫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

國人崇奬䰠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

絶宗廟闕蒸甞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

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竝以天朝空曠權臣

専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

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

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

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

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勑浚與臣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讃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寛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内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宫寺劫剝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畧道濟故練寫副手筆示意睎春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内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隷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祗奉

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襲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閒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黄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

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户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

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禀廟算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

執晞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兖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

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

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
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
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
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
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
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
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
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

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内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

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兾州刺史以

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刼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

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閒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

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廻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

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勠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鈎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姧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

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為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狗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

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剥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

丞傅廸好廣讀書而不觧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廸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兖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内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卷六十一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苟晞傳龔行天罰○龔監本誤襲今從閣本改正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